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七

神三

太尉祭酒 臣評慎記上

齊俗訓

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象
理皆與其俗今為一也

率性而行謂之道德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

遷矣禮樂飾則統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

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

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

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

也今世之為禮者恭敬而後音其也為義者

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然則失禮

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構謂以權相交權並而交疎構構然也

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

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昧涉

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

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

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刀為銖其歌樂而

無轉其哭哀而無聲舉井而飲耕田而食無

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

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偽萌

與非譽相紛恣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已

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

蓋垂綬大路天子車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

拊捷抽箕踰備之姦抽捷也有詭文繁繡弱

緡羅紈緡羅紈也必有管籥鉞此蹄短褐

不完者楚人謂此為短褐也故高下之相

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為鶉鶉

也水蠶為蠶音其也皆生非其類唯聖

人知其化楚人謂此為短褐也夫胡人見麋音其也不

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義不知其可以為

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

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

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尊尊親親者謂天子也

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上功賢

則則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

田氏代之齊臣田氏奪以削至三十二

世而亡齊去公室至故易曰履霜堅冰至

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積立生乎象積積立生乎象積

炮烙生乎熟升炮烙生乎熟升

以熟升殺之炮烙生乎熟升

子路撻溺而受牛謝子路撻溺而受牛謝

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于

以熟升殺之炮烙生乎熟升

子路撻溺而受牛謝子路撻溺而受牛謝

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于

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

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

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

偽以惑世伉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廣

屢瀾屋連闢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

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

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龜鼉之所使也人

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樂六英樂

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

尋枝獲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

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哀所以為安者乃所

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

詭音使各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

愚者有所備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

筐不可以持屋音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

以追速鈿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斧鐵不

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單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蟻黑蟻也於神則蓋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

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獸厚角鱗鱗也不獸薄薄也覆也漆不獸黑粉不獸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業與業孰急見雨則囊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常者也譬

若舟車猶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則宜舟陸則宜車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水沉鳥於淵物各因其宜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夷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

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宜其用宜其人澤阜織岡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眾譬若播茶九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

焉若風之過蕭蕭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獲杭得茂木不舍而穴桓格得埤防弗去而緣緣也水水也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難拘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威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存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激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

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於君以欲治欲者不於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於德以道原人之性無藏而不得清明者物或深之也深也羗瓜雙翟嬰兒生皆同聲羗瓜也雙翟也及其長也雖重象秋駮象也駮也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今三月嬰兒生而徒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

以為煤東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枝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濃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也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藏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手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孔子謂顏回也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植璽也正與之正正也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審威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為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

淮南鴻烈解 卷一七

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戴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無所載於哀也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彼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記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適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適贖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獻公以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禮也故禮豐不足以救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公西華孔子弟子也魯與朋友處雖而少敬

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烈君也魯子其於養一也故胡人彈骨人謂中飲以相祖越人謂臂謂臂也中國飲血也相與為信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三苗鬻首三苗之國在彭越東夷羌人括領括領也中國冠笄笄也越人剪髮剪髮也其於服一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拂也今之國都男女切蹠蹠也有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檢狝之俗相反狝也北胡也其俗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剪髮文身無皮弁措笏之服弁也以爲身冠也措佩於旁佩五也長三尺并上於髮首拘罷拒折之容罷也折方也然而勝夫羌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縱體也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也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豈必鄰魯之禮

之謂禮乎謂禮也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迂逆而進雖之夷狄徒保之國徒保也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容也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練之服五練謂三年者九悲哀抱於情義釋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為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祭還之禮也繁升祭還之禮也蹠采齊肆夏之容也采齊肆夏也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威冕蕭揚千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糜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東節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親足以收斂蓋藏

而已昔葬著棺而不變其肆葬者以棺九歲山不煩為墓會稽之山農不易其山九歲山不煩為墓會稽之山農不易其山於有所有會稽山陰之明乎死生之分通乎於有所有會稽山陰之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不煩農人之田賦也

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

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

昔有尾氏為義而亡有老夏祭之禮凡也戎者戎者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

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封土中雷中雷成畝成畝其樂咸池承雲九韶承雲九韶奔其所也其服尚黃奔其所也夏后氏其社用松用松生地之所宜也祝尸春祭先尸葬槨置葬槨置妻妻其樂夏箏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樂夏箏九成六佾六列六英

變也六列六英為行也其服尚青變也六列六英為行也其服尚青六英為兼用頌頌之樂也祀門六英為兼用頌頌之樂也祀門殷人之禮其社用石殷人之禮其社用石金德故周人之禮其社用栗金德故周人之禮其社用栗栗栗其服尚白栗其服尚白

而白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而白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栗栗其服尚白栗其服尚白

而白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而白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栗栗其服尚白栗其服尚白

三象三象棘下棘下其服尚赤棘下其服尚赤禮樂相範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疎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藉以非傳代之俗聲由膠柱而調琴也故明主制禮義而為衣分節行而為帶衣足履形從典墳虛備撓便身體

適行須不務於奇麗之容陽骨之削帶足以結紐收枉束宇連固不至於為文句疏短之弊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託身德則道得矣

道之得也以規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斷削鑿焉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突而不周動於心技於手而愈亂夫聖人之斷削物也判之判之難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接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離已琢遂反於橫合而為道德離而為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

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土龍之始成以青黃綰以絢繡以青黃綰以絢繡纏以未絲尸祝鈎棺纏以未絲尸祝鈎棺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壞土草割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壞土草割

而已夫有孰貴之不貴也故當葬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武王伐紂載尸而行

謂考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謂考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三年之喪始三年之喪始王禹遺洪水之患波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攝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脩干戚而笑鏗搯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攝變見形而施宜者也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微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羣一絃而會棘下異於羣一絃而會棘下棘下棘下會棘下會棘下棘下會棘下

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

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

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

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即事變時移則俗易故

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施微也去
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
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非非之非至
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
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
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
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
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為寬裕者曰勿數撓撓也為刻削者曰致其
鹹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
而撞之跌杜宮壁杜杜至平公左右欲塗之
所取壁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
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
子聞之韓子諫曰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
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
密子者密子諫賓出密子曰子之賓獨有三
過望我而笑是撓也撓使談語而不擇師是
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
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
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

小人所自是之異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
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毋親為其子治托充
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
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
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
也闕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
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闕之異也今吾雖
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
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
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為者失之
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然性自此所慕而不能
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
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
告以東南西北所居聆聆聆聆也一曲而辟
辭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
若視之見風也便候風雨也世無須臾之間
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待有為
則幾於免矣世難免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
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
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

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
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
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
功也脩脞者使之跼蹙長脞以編也強脊者
使之負土負強者眇者使之准目不正僂者
使之塗僂人塗也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
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
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
也夫先知遠見遠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
世不以責於民言民不以博聞強志口辯
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教世
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
民化神機陰開剗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
世不以為民業故長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
遺策而不可與眾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
別同異離堅公孫龍趙人好分辯說異之言
二不可以眾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
清冷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也不可以為世
儀魯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
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

量行不可違者不可以為國俗夫契輕重不失殊兩聖人弗用而縣之手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手浣準浣準水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驥囊飛兔而駕之驥囊良馬飛兔其子也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嫱而為配西施毛嫱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驎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日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敵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也干求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囓獸窮則單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不能易其處越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阜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越舍同誹譽在俗意行的窮違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

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播多杖受以臨朝受木也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東宮太子官也履乘石石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放蔡叔誅管叔周公克殷殘商紂子紂父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今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人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道之培屋為天下顯武士為武使過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驎駟駢駢駢比也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窾木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

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惠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諍諍者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智其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為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佞行以絕眾故不務也神三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慧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惠子名施仕為梁未見孟莊子見之奔其餘魚隱而不仕見惠子施之不足故歸胡飲水數斗而不足詳胡鳥鱗鱗入口若露而死鱗鱗鱗鱗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賄三晉晉智伯有范中行之地林類榮啓期衣若懸菽

林頌榮原
期皆隱賢
意不慊慊
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
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已立節者
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
非義不苟得此相為論譬猶冰炭鈎繩也何
時而合若以聖人為之中則兼覆而弁之未

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
巢成而得棲焉完者完成而得宿焉趨舍行
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
謂之成人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
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仁上無淫巧其
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
行者相揭以高揭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與極
於雕琢器用遠於利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
寶誠文者虞煩撓以為慧爭為僥辯久積而
不訣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
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
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
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
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
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拊形有

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
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
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威刑也衰世之俗以
其知巧詐偽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
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淳厚也

析天下之橫摺服馬牛以為牢滑萬民以清
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
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
目芻豢黍梁荆吳芬馨以其口亂其
食也也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身趨舍
行義禮節誇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靡沸豪
亂篡行逐利煩挐澆漫澆薄也法與義相
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
則車輿衣纂錦錦馬飾傳旄象帷幕茵席綺
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為象貧人則夏被褐
帶索啜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
解札解札也短褐不掩形而煬煬口故其
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
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秉奇技偽邪施者
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脩理不苟得者不免

乎飢寒之患而故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
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
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飢之
本而寒之原也夫飢寒至至能不犯法干誅
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

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
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
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
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
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况親戚乎故身安
則息及鄰國志為之滅身危則忌其親戚而
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
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
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
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新湖上
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宜則欲省求贖則爭
止秦王之時或人蘊子蘊子也利不足也劉
氏持政劉氏也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
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
姦而法弗能禁也